

河間府新志卷之十九

典文志

藝文上

藝文之貢乎志何也謂其有與全書相表裏可以叅觀而備所未及故或取諸人或取諸跡或取諸事或取諸地或取諸佚或取諸故取諸人者河間獻王董仲舒張平子郡守顏公碑贊之屬是也取諸跡者弓高之寺記義井之舊文與若成趣園吾與亭五節橋之屬是也取諸事者崔楷水利何承矩屯田曾鞏興造救災之屬是也取諸地者渤海甘陵之屬是也取

諸佚者東光縣主封君遺愛張府君田弘敏志褐之
屬所以存古也取諸故者廣川長之書凌助教幸南
容之序之屬所以示雅也人與地之重也跡其事之
有也佚與故之宜彰也惟繫於郡邑政列之若夫泛
以雜者蕪而俗者謾且誇者於人無所稱於事無所
述於故無所談於跡無所表於佚無所徵奚爲而取
之屏之削之使切於書此志藝文意也舊本旣勿之
備今採諸簡冊凡所增益者三十有餘篇

漢河間獻王德遺書四則

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
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
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
也

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
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則
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
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
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所以不服

河間府志 卷之十
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
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
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
之義而歸舜之德

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
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
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
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
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第一賁問爲政孔子曰富之

既富乃教之也治國之本也

漢董仲舒河間獻王對

河間獻王問溫成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爲人子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

天經旣聞得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
氣爲風風雨者地之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
天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
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
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
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
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
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音莫
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
之義也王曰善哉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音應

到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
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
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說矣故曰
行意可樂容止可觀此謂也

此採春秋繁露以繫獻王董子故取冠藝文若舊
志列大中三策則千古所共傳勿煩更列耳

漢班固河間獻王贊

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
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
得已是故古人以晏安爲鳩毒無德而富貴謂之不
幸漢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
之中居使然也夫惟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
矣

漢班固董仲舒傳贊

劉向稱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
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
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
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
舒遭漢承秦滅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
今後學者有所統一爲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
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
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以歆之言爲然

河間府志

卷之四

七

漢馮遂治河奏

郡承河下流與兖州東郡分水爲界城郭所居尤卑
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濶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
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
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
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
雖今通利猶不能爲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
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河今旣滅難明屯氏河不
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
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

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
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勢復邪直貝
邱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
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

漢史淵論渤海王封事

臣聞帝王之與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孝王而二弟階寵終用勃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渤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州里不敢彈糾傳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爲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